無爲集卷第九

序

祝先生詩集序

先生諱熈載字舜咨自三衢游國庠登進士第任朝奉郎守秘書丞老于吳之華林先生悟風騷蓋其出於天性幼時見鄰家童誦釼池詩云林風搖脫隱山月瀉秋光時六歲遽諭之曰豈非林風搖晚影耶傳者誤爾鄉先生許洞聞而奇之及冠場屋有聲名和文李公以禮幣延致門館與其二子游厥後皆稱賢公子先生屢校

文郡國得人爲最多丞相王祁公初應書時人
未知名先生首薦之而巍中鼎科及典誥命文
章溫贍天下莫不服先生之鑒然未嘗以毫髮
有干于相府天下益高先生之節平生與人交
必盡誠不隱默以取悅其爲政端方耻阿諂以
事上故與時寡合志不得伸而其造道深篤於
名教中自有樂地出處趣尚一見于詩夫莫耶
干將有切玉之利而其用緩於割雞黃鐘大呂
有格神之和而其音艱於衆聽靈草指佞而蘐
邪憚之寶鑑燭隱而魑魅惡之某嘗出先生之
門知先生爲最深故述詩序云

唐史屬辭序

仁宗皇帝嘗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
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
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
姦虐皆不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
勸戒示久遠乃詔修舊史以成新書是時內出
四庫所藏外訪求遺事於天下若文集誌刻野
語逸史蒐索殆徧而其刪定討論皆一時儒學
之士凡十有七年而後成於是與漢晉諸史方

軌並駕以垂無窮吁可謂盛矣嘉祐中其書新出而天下之士傳録誦讀惟恐其後時無爲程鵬彥升篤愛是書乃采一代事迹四言成文兩兩相比題曰唐史屬辭總成四卷其於善惡邪正雖皆因其傳文而於輕重諧偶若權衡然可謂勤且至也觀者用力少而收功多將求鏤版以廣其傳丐予以爲序彥升有學行予科場友也初命錢塘椽上官稱其材將見其所施設此未足以爲彥升道元祐元年閏二月一日泗州青陽述

五代紀元序

有唐之衰五代起于藩鎮梁祖始以姦雄窺竊神器雖天下畏其強盛而弑逆之禍在于閨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於梁氏備之矣欲永其世不亦難哉夫亂臣賊子人人棄之乘其所共棄而動之以言故末帝得以誅友圭而代之然而唐德深厚人心未忘此後唐之所以興也武皇征代屏翰之功初與梁祖相後先而梁祖終于取天下武皇終于藩國千載而後梁祖首篡竊之罪武皇保忠義之名善惡之致何

其殊如是耶莊宗克成父志勇于征討平定梁氏中興唐祀議者稱之至于溺惑聲伎吝嗇賞賚此其所以亡也所謂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屯其膏小正吉大正凶莊宗有之矣莊宗明宗閔帝廢帝四世三族姓異號同同尊唐室致有唐廟皃雖石晉之代亦宗祀之而不敢廢乃武皇莊宗之力也晉高祖利建大號以君父事契丹及少主嗣位欲正名分召徠冠戎腥膻中夏人主后妃蒙塵異域皆高祖之罪也漢高祖有赴難之迹惜哉不克成其功當中原無主之際徇輿議而即位不猶愈於僭竊者乎隱帝不能駕馭英豪潛行誅戮傾覆宗社誠自取之爾周高祖世宗可謂英武也已而其享國不永恭帝冲幼謳歌不歸斯蓋曆數在乎真主非人謀之所及也五十三年之間生靈困於塗炭王道衰而不振史氏蕩而無法秉筆之士爲之嘆息嗚呼十三主有君天下之勢而無君天下之道君無其道則賞罰有所不明君有其勢故紀元之法以託之也或曰編年繫事必具四時在紀元則梁祖不書春莊宗不書春夏秋冬者何

為也曰唐歷未終不可以與梁也梁歷未終不可以與後唐也不與之所以正正統也正統不正何以正天下哉治平三年春正月序

補編年圖序

編年圖任山先生之所撰也始自周平訖于聖宋歲之甲乙列于上國之年世列于下稽諸史牒咸得其實先生授于建谿張君予於張君而得焉周平而上或患其闕因自堯舜而補之夫先生之圖祖春秋也其之所補祖斷書也聖人之法相為表裏不亦可乎皇甫謐曰堯生甲申歲孔安國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故即位于己亥也書試舜之年曰朕在位七十載故試舜于戊申也試舜三載曰汝陟帝位故舜攝于辛亥也二十八載帝乃殂落（自舜攝之年）其崩于戊寅也舜生三十詔庸故舜生于己卯也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故即位于庚辰也禪禹于壬寅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故禹攝于癸卯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故崩于己巳也史遷曰舜崩三十年而禹即天子位故禹即位于壬申也皇甫謐曰夏啓元年歲在甲辰禹當先啓三年而崩

故崩于辛丑也皇甫謐曰禹年百歲故生于壬戌也又曰啓立十年而崩故崩于癸丑也自啓至于周之共和不得而補年祀不明故也唯汲冢紀年曰夏有王無王用歲四百七十有一故夏亡于壬戌也夏既亡商宜有天下于次年故湯踐位于癸亥也皇甫謐曰湯踐位十三年而崩故崩于己亥也汲冢紀年又曰湯滅夏以至于受用歲四百九十有六故商亡于戊寅也商既亡周宜有天下于次年故武王踐位于己卯也共和而後皆據史遷年表而補之噫自啓至于共和年祀不明則有矣世次可得不明故載爲三代世譜時皇祐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楚風序

楚風者何楚人美太守之詩也詩有四始曷爲謂之風本乎師乙之法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進身以道吾太守之正也不爲勢曲吾太守之直也仁不撓物吾太守之靜也介潔自守吾太守之廉也接士降己吾太守之謙也故楚人之詩有美正直而靜者有美廉而謙者得師乙歌風之法是以謂之風也

清獻趙公壽塋頌序

元豐三年春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連章得謝歸于三衢是年冬卜壽塋于先塋國令公兆域之側乃自作頌題於壁間後五年公薨天子聞訃震悼輟視朝優錫賻典以太子少師告第太常致行以清獻易名尚書省集議僉以爲當朝廷從以謚焉古未有也公子屼初辭御史又辭太僕丞願就養于南國上嘉其世孝詔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以便養志也及遭鉅劉每視壁間所書頌則號慕頻絶思刻石以廣其傳乃屬某以爲序某聞患莫大於愛生累莫重於畏死至人無已悟其本不生故其存也無所愛達其未嘗滅故將亡也無所畏惟其無愛無畏乃能致其忠竭其孝一其誠而冥於道至於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于富貴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其餘事也公之頌章首曰吾政已致蓋戴吾君從其乞身之請退而不敢忘其忠也次曰歸此山地蓋言吾親全而生之已將全而歸之没而不敢忘其孝也又曰彼真法身不即不離蓋了覺本源實無生滅一其誠而

冥于道也公其至人乎來者觀其頌則知公之所存矣八年冬某被命典客訪道南游將還京師得公子書至武林乃爲序云

石聲編序

嘉祐五年夏四月儂智高叛廣南晉康太守趙公死于難夫賊勢不可敵而太守敵之不曰勇于義乎去晉康則可以生而太守不之去不曰固其守乎既知其不可敵又知其不可去而太守不自屈其節而死之不曰忠于國乎故聞太守之風者庸懦之人激而勇苟生之人激而守姦邪之人激而忠有是三者之大節而爲教于天下天下賢君子得不聞而稱之乎是以具于奏牘者二狀其行事者二銘表其墓者三記于祠堂者二形于聲詩者不可遽數太守之弟殿中丞世弼集其所得詩以示傑且以序見託傑按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請名其集曰石聲編將使萬世君子見其詩思其人其猶聽石聲而思之云爾太守諱師旦潛叔其字也

講周禮序

周禮者周公建六官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極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爲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于容矣政則見于令矣刑則見于威矣事則見于物矣此其精麤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六十朞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于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位自王畿至于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于百神祀享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于歲終施爲莫不有時自人至于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于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脩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敵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絶滅典常出自山巖遽

藏秘府冬官亡失既不獲其完書士儒相傳久已弊于俗學聖上憫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科選使成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年希闊之遇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適用蓋學禮者之所蔽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通以致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題跋

題孔融四公頌

華陰靖節先生寶九歲時活一黃雀其夕有黃衣童子再拜曰我王母使者感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授以四白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其後震秉賜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及曹操欲害彪時孔融為將作大匠聞之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今橫死無辜則孰不觧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操不得已而出之觀頌詩則見孔公之誠心矣此卷翰書奇古有御書印及空闕景皇神堯諱驗是唐朝內府所藏靖恭楊氏世世傳以為寶其

世字民字尚未諱者蓋貞觀以前書也

題范文正書伯夷賛

伯夷避位孤竹責仁于周義不食粟死於首陽可謂聖人之清已其於時也不亦難哉　文正公書伯夷頌時今中書丞相侍行青社三十年間繼登宰輔澤被四海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有若伊陟格于上帝蓋千載一時也元祐四年四月四日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公事楊傑謹題

題慧應大師運氣經絡圖

五音之變六律之序治樂者不可不知不知是而考擊成聲者豈非偶諧歟四瀆之源百川之會治水者不可不知不知是而疏導有功者豈非幸中歟黄帝之書醫家所重詳究其義五運六氣猶樂之五音六律也十二經絡猶水之四瀆百川也安可忽之哉余久官奉常屢被詔考校太醫觀學者之於運氣經絡通者亦鮮然後知醫術之爲難矣昨見錢唐慧應大師智全所出五運六氣十二經絡圖因召而攻其所學本末皆見於黄帝之書蓋家世師承有所自矣講學之暇益精於此其濟人之心孰禦焉元祐元年

三月二十有九日洞庭舟中題

題浮渡山峯嵓圖

潛叟樂山水至浮渡樂而甚故爲山之峯嵓圖一曰安爲其可以居也二曰怪爲其有所象也三曰險爲其往之難也四曰幽爲其邃而異也居廣泉甘安之上也有一不及安之中也有一不足安之下也象而近之怪之上也象而或差怪之中也象而或疏怪之下也人不能往險之上也往而惕然險之中也往而或惕險之下也既邃且異幽之上也有一不及幽之中也有一不足幽之下也已而示於達翁達翁笑之曰子所謂安安之常也子所謂怪怪之常也子所謂險險之常也子所謂幽幽之常也吾聞之大安不居大怪不象大險不難大幽不邃安乎怪乎險乎幽乎在于是圖忘其圖不盡山之勝乎此巖圖其來固久歷世狀者不知其幾人矣其如形勢尚未之辨則其安怪幽險又焉所及乎金陵僧慧淵善於水墨丹青非獨能辨其形勢至於安怪幽險悉精妙乎筆端實與造物者爭其先後也或平昔樂于山川者縱未達是境若

披是圖亦可以盡得於心目矣

無爲集卷第九

無爲集卷第十

記

洪州門記

今天子即位元年春三月己巳洪州初以州名表于門何以書重正名也豫章之水源於虔化會貢水而爲贛東北至於洪崖之陽漢置郡曰豫章因水名也隋易郡曰洪州因山名也唐治軍建節曰鎮南制遠俗也偽唐僭稱南都避中原而卜遷也皇朝削平僭偽聲教被於四海州名從隋仍舊貫也鎮名從唐存武備也鎮名則有

節度使以領之州名則有觀察團練刺史以領之是二者之名不可闕其一也而鎮南之名固已表於府門矣惟州名則闕然未之表也兵部施公出守是邦以德義鎮俗事爲有本廼命以州名表於中門表之所以正名也正名可書不可不書故書

西水磨記

都城當萬國之要會升平日久比屋富庶四海内外寶貨貨叢聚車無停輈馬無緩轡晦明寒暑衝衝交馳乎其間有闤闠之喧所不及處已不可多得而況流水潺湲嘉木蓊鬱魚鳥上下風物清勝有山林江湖之氣象者乎都下水磨務有三皆國朝所置以供尚食暨中外之用然其景趣不同而所謂有山林江湖之氣象者西務是已將造其門水聲先出乎林間行及其旁則長槽瀉波鉅輪激濤雷轟電射雪逆雨飛若竝谷簾若臨洪崖使人毛髮森然語言不能相接有景如此而都人罕有知者自宛陵梅平叔太原王漢卿之領是局也薦紳往往至焉主人嘉茄客之來臨流設樽拂石爲坐垂鉤清淵魚泳而

間食彈琴曲渚鷗馴而不驚沙泉盈尺跣可以涉漁艇一葉醉可以卧方是時也賓主陶然如在江湖之上山林之中烏知車馬闤闠之喧哉朝野諸公多有詩詠或形汗簡或題屋壁凡數十篇漢卿官滿懼異日之遺墜乃鑱諸石以傳永久知予尤愛其景故託以為序蓋所願也元豐三年仲秋日述

淮陽古井記

淮陽之井鹵而少甘其民多汲于沂泗光禄卿劉公之守是邦也問風俗而始知且歎之曰一郡之井不為少矣胡為斯民捨近易而趣沂泗哉謂井不可食豈其然乎於是使人徧汲郡井而嘗之俄於後圃臻莽之間得廢井焉其泉洌然若冰而甘以之烹茶則茶浮而味久以之釀酒則酒醇而色清又以舊所畜楊子南濡水及惠泉以校之則輕重幾乎等矣爰命缶以出其濁石以潔其外亭以覆其上由是缾罍不絕汲者便之予道過淮陽得其語於郡人公且以記見託予聞井者德之地也古今有變而井不變猶士君子之有常德乎故井不患乎不汲患

乎泉之不洌士不患乎不用患乎德之不脩泉既洌矣德既脩矣人或不之汲世或不之用非井與士之不幸蓋物不幸得其利爾噫斯井也前此幾千百年荊榛蔽之泥沙混之禽所不窺人所不食豈其泉之不洌耶曷其湮塞之若是邪使秉權者有能推劉公求井之心以求賢則豈獨能輔天子之明且足以均天下之澤矣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此之謂也治平三年五月十日無爲某記

二軒記

臨潁令楊彥武謂無爲子曰我山陽嘗御名二軒於燕習堂之東北隅二軒之制不侈不陋聚書萬卷足以示子孫潔嚴豆觴足以奉賓客累石以爲山無摧輪折軸之險而蒼翠可愛鑿石以爲沼無狂風怒濤之畏而清泚可鑒也野芳秀而香不知所從幽鳥啼而聲不知所起每閉戶宴坐陶然自得頓忘身世之累行將解紱綬之縛而歸休其間因名其一曰覺軒其一曰息軒蓋覺性未悟求悟者指之息心自信求信者言之指而言之非子而誰夫並萬物而生于天地

間其靈貴于萬物者人之謂也鳥獸蟲魚惑于所嗜嗜而不能自息此其所以爲人獲也夫學而有見者覺也自心而休者息也不學則不能自覺無所覺則不能自息覺則不惑于所嗜息則不困于所動其幾于道矣昔有人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是豈足以語二軒之意歟元豐三年秋七月記

養志堂記

親心所嚮之謂志善承順者之謂養子之事親養志爲大養體爲次故元之於參不若參之於皙此孟子所以優稱其孝而孔子授以經也於戲曾子世不得而見之得見慕曾子者其亦庶乎鉅鹿魏丞綸即龍圖公之嗣子也爲知者所辟將擢其任君辭所舉而以尋陽擢酤爲請便親養也是時仲氏官於豫章兩境相望不數百里太夫人所至安問交馳晨昏寢食怡怡如也諸大夫以是稱之而名斯堂爲養志堂云無爲子聞之曰事親孝者忠可移于君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良有以也然而有隱無犯事親之道

也有犯無隱事君之道也色難之難猶犯顏之難不難其難其孰禦焉篤於誠而已矣熈寧三年八月十五日記

九華藥圃記

生九華山多靈藥樵蘇耕獵居人游士日往來於其間而罕能辨識故其藥初不見用於世藥之見用非藥之幸也藥不見用非藥之不幸迺病者之不幸也昔有至人過其山別其名品以示人曰此養命之藥也此輔性之藥也此治其疾之藥也用之莫不然由是九華靈藥多載方書山中之人悉能辨識蓋有所自矣永静太守南陽滕大夫潤之家於池州州距山甚邇嘗築圃於所居之西擇九華之藥可以種者種之可以移者移之分畦以別其品立石以識其名清泉灌沃澤根本也惡草鋤去養善類也不雜花卉悅不在目也不植蔬果嗜不在味也藥齋居中用藥之書聚焉藥軒在北治藥之器具焉華實根葉采之有時君臣主使處之有序以之攻疾疾無不痊以之施人人蒙其惠於是藥圃之名傳於搢紳莫不慕大夫之所存

無爲子聞之曰噫是烏足以盡大夫之所蘊歟大夫之先內閣公在祖宗朝嘗獻苦口之忠言上以醫國建去害之長策外以安邊人到於今賴之大夫承義方之訓性治行修平生懷濟物之術所至必蠲民之瘼讀家藏儒釋道諸書愈久愈深其學博而不自矜其善積而不自有在老氏曰滌除玄覽能無疵矣在圓覺曰於大乘中發清淨心遠離諸病矣乃知藥圃之設爲恤物之一端烏足以盡知大夫之所蘊乎元豐八年五月十一日記

秦氏中齋記

齋學舍也君子居而齋肅焉故曰齋中名之從筮也皇祐元年冬十有一月朔秦君學舍成索大淵而筮之遇中一二二一方一州一部一家天首也家性曰星曰牽牛時曰冬至數曰奇楊某辭之曰星舍於北與首同德冬筮而冬在時曰從晝而逢陽迺數之祥一之文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群類也居之者其潛心之遠乎五之文曰君子乘位爲車爲馬車軨馬駃可以周天下居之者其將獲用於時乎七之文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衆和柔

足以安物居之者其將能任於刑德乎是之謂
星時數辭從故名之而記于壁

采衣堂記

婺源胡氏五世同時子養其父而逮養其祖之
祖父鞠其子而及鞠其孫之孫州閭鄉黨推為
令族嘗（御名）堂于家園宅風物之勝處群峯環翠
屏如也寒泉湛碧鑑如也幽芳啼鳥愛之而不
可勝名老木修竹廕之而不可勝筭弄每晨昏燕
間親族咸集老者坐於上稚者戲於下長者侍
於側少者服其勞山樽野餚具不待豐而人以
為甘矣況有豆觴之奉乎鳴缶擊壤樂不待舉
而人以為和矣況有簫鼓之繁乎頹垣隘宇居
不壯而人以為安矣況有大厦之庇乎弊裘
緼袍服不待侈而人以為楚矣況有采衣之絢
乎乃祖乃父乃子乃孫雍雍怡怡以遨以嬉止歲
月久而不厭齒髮晚而不衰搢紳大夫樂為歌
詠以牓於堂目其堂曰采衣蓋取老萊子之養
以美之也既而聞於京師求無為子以為之記
無為子曰前此百有餘年僭偽未克日尋干戈
父不得保其子者有之子不暇給其父者有之

矧有五世一時而安居者耶觀胡氏采衣之樂則海宇升平之久可知矣是可書也熈寧六年重九日記

雜文

世網篇 并序

達翁居于淮之濵潛叟過之而舟于淮潛叟東指謂達翁曰樹林之陰頊笠裘蓑者有所負乎翁曰網叟曰烏乎用翁曰茲取魚具也且世亦有網君知之乎叟請達翁因有世網說昔伏犧氏之有天下也受圖書肇人文納百姓於治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網因作田魚之器以明已之用故易曰顯諸仁藏諸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然則世之網經營於此乎已而授神農氏神農得而歸天下之民獲天下之貨及其世衰子孫不能張焉故有軒轅氏生以正其綱紀綱紀既正以之授少昊少昊以之授高辛高辛以之授摯摯受之而不能舉且罹洪水之患綱之綱幾乎頽聖弟放勲亟命鯀以治水鯀功不成而繼以文命文命獲洛書而能治之水患既平綱亦以緝故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堯既張之而民亦

不知其張有擊壤而歌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以舜賢而授舜舜以禹有功而授禹禹以授啓自啓而後世失其人縱田獵而瀆之者有之矣樂酒色而亂之者有之矣故墜于弛廢而不舉湯患于意者久之因出見網張于野不知意之形於聲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已而懼言出之而遇桀之刑因就變曰吾不忍盡取禽獸盍往歸焉且不知其入湯網也歷數世而子孫暴亂其網之墜猶夏后氏之末世西伯昌興而叙之

故其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西伯以之授武王武王授而大闢之以納天下故其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以之授成王成王守之而正天下故其詩曰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及其世衰則有諸侯干紀以亂其叙故雄曰周網解結群鹿爭逸自時而至于五代蠹網家流出焉或執器而斷之或闢路而逃之人有識其器達其路則陶陶然熙熙然不為是非哀樂動其心不為得失生死累其正君子以之靜小人以之亂非望不可使之知知是網其知幾乎

南山移文

繁昌之南有山曰隱靜其林泉爲江東之勝物外之人多或樂之吳越江逸人愛而不能去無爲子遊必見焉逸人一日出山久而未歸無爲子惜其不返將督人以歸因思齊朝周彥倫嘗隱于鍾山後出爲海鹽令欲再過其山孔稚圭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夫責於已失不若救失於未然使其不得至不若督之以歸故作南山移文且以簡于山居二師云繁昌之境南山爲勝君子有時而隱仁者所樂乎靜松敞重門石開修逕玉琮琤乎雙溪屏回環乎五嶺且禽啼而杵藥夜谷響而鳴磬子虛之洞兮鍊九鼎而雲飛碧霄之泉兮涵萬象而月瑩昔在梁國粵來西聖盂浮空兮倏忽千里錫穿石兮汪洋三井寺以之建徒以之盛間有高士卜居盡性無修而修無證而證非分別以爲智不起滅而爲定有蒲有葛足以備於歲服有芋有蕨足以充乎晨餐名不及兮冗無塵纓利不在兮喧無俗乘子居之安兮吾以子慶子出之久兮吾以子病歸歟歸歟子其

吾聽

圓同庵銘

圓同庵前睦州江令尹家圃元豐八年冬錢塘淨慈本禪師爲題其名又請余銘云

南宮令尹　結庵桐廬　泯絶一致　森羅萬殊
芥納須彌　像入明珠　牕壁户牖　几杖屏盂
動靜語默　夕寢朝鋪　可卷則卷　可舒則舒
孰得而親　孰得而疏　其小無欠　其大無餘
強爲之名　圓同大虛

圓寂庵銘

萬化一源　萬念一息　法無不圓　念無不寂
強名而名　車塵馬迹　是庵何如　風清月白

休老堂銘

妙高峰頂　不住正處　毗耶離城　别聞一路
鐵鉢銅瓶　葛巾革屨　付者不取　取者不付
谷有歸雲　木有凝露　師子嚬伸　象王回顧
門外老胡　一葦横波

愚齋銘

嘉祐四年秋八月大理評事孫琪建愚齋于山陽官廩之東郡學教授試秘書省校書郎楊

傑爲之銘曰

自賢其愚　小人之徒　賢而自愚　君子之儒

齋乎齋乎　君子所居

清白堂銘

清不足恃　白不足矜　爾恃爾矜　人其爾憎

衆濁獨清　屈原所以損其身　知白守黑　老氏

所以全其真　清哉白哉　難乎其人　能於是乎

其與道鄰

無爲集卷第十

無爲集卷第十一

表啓

潤州到任謝皇帝表

久官省寺無補朝廷乞守方州願伸微効拜伏

新命得經歲以待期歸省故園實均恩於賜告

慰見民吏恭布教條中謝伏念臣少起農耕長

從科舉策名清世垂三十年備員太常連六七

任在先帝一朝禮樂嘗玷討論遇陛下千載風

雲屢更任使以至陪賓講道入部爲郎既逃

辱命之譏仍免鰥官之責遂形外請蒙賜中俞此

蓋皇帝陛下洪覆無私靡遺一物大明繼照廣被萬方纘至治於唐虞不忘勤德保成功於文武克念宜人致此懦愚亦膺委寄臣敢不下求民瘼上體天心宣化承流冀仁恩之浹洽惟良共理思訓勑之丁寧誓罄涓埃仰酬造化

潤州到任謝太皇太后表

乞守方州初虞僭冒豈圖睿旨曲賜允俞已見耆年仰宣聖澤中謝伏念臣生本寒士出逢盛時強起應書累嘗隨賦自忝一第歷奉四朝惟知直道以事君詎肯阿權而進已省寺承乏歲月屢遷犬馬之齒漸衰天地之恩未報固求補外奚止便私恥將空老於熙辰寔願收功於晚景而況潤稱京鎮爲江左之名藩唐擇守臣揔浙西之諸郡祿豐地重材薄望輕退省無能拜榮增懼茲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儀累聖子育群倫其仁如天每聽卑而矜恤以慈爲寶務從治以生成致此瑣材亦分優寄有民有社敢上負於蒼穹盡孝盡忠誓益堅於素節

兩浙提刑謝皇帝表

守符未久報政無聞叨被聖恩就移指使中謝切

以先王明罰期弼教以化成君子盡心必求生
而衆聽遣使諸路自我盛朝獄無無辜人浸
餘澤以至完甲兵以禁其寇暴積倉廩以濟其
困窮惠民爲深領職尤重如臣蹇拙適用寡
能拜命戰兢以榮爲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
周庶物德被萬方堯舜好仁於變可封之俗成康
善繼寢隆幾措之風敢謂渥恩致加微品臣敢
不詳其枉直約以重輕仰酬欽恤之誠敬奉丁寧
之訓誓捐頂踵圖報乾坤

兩浙提刑謝太皇太后表

出守左符未逾朞月遽聞赴闕之命尋乞外邦
致膺持節之華就移本部拜恩視事冒寵踰涯
中謝竊以祖宗以來屢降欽哉之訓典刑所繫
審知使者之難江湖尤重於三吳囹圄與聞於
一路俾無冤濫責以澄清茲蓋伏遇太皇太后
陛下坤順含光巽齊申命媧天密補鼇安立極
之功漢網益寬魚泳吞舟之樂臣敢不敬遵中
典上體至懷刑期無刑祈報大生之德訟使無訟
助成丕變之風

謝修南朝正史及賜筆墨表代王相公

叨被寵休伏深戰懼中謝臣聞堯舜盛德書首
載於典謨文武成功政備存於方冊信莫如史
才難其人直筆所傳歷代攸責惟二聖之言動
著百王之範模賢能進而任本朝廷禮樂興而
度越今古賞有功而善者勸罰訓當罪而惡者
懲區宇攸寧人物富庶將紀隆平之治用詔無窮
必資該洽之才仰應茂選豈宜寡陋獲玷討論
荷給札之殊榮徒懷鉛而增悸

禮部賀冬上皇帝表

伏以七日陽生氣肇萌於子位八龍樂奏音已
協於黃鍾君德寖昌人心胥慶中賀恭惟皇帝
陛下對時化育凝命穆清適當景至之辰擁集
朋來之祐推策迎日履長用保於無疆理物承天
行健永期於不息臣某等幸逢令序獲遇熙
朝同傾百辟之心上獻萬年之壽

禮部賀冬上太皇太后

伏以御察璿璣二曜應乎合辟審觀玉律一陽動
而飛灰雲物効祥鍾竽協樂驩騰華夏福集邦
家中賀伏惟太皇太后母儀三朝子育群品佑神
孫而隆慶扶寶運於無疆政必身先順布陰陽

之教神潛德本黙叅天地之心推周曆以開端望
堯門而獻壽

禮部謝春衣表

伏蒙聖慈賜臣等春衣者切以天道下濟常覆
被於群生春服既成首分頒於庶位中謝恭
惟皇帝陛下順時布政愛物推誠寵賚所以
勸功寒燠與之同體爰自造庭之士咸均在笥
之華臣某等就列垂紳蒙恩賜帛無補經綸之
業稱服其難退思機杼之勤飾身益愧誓堅
大節仰報至仁

禮部謝冬衣表

萬乘御裘方戒祁寒之備羣臣受服幸無終
歲之憂傴伏知榮曳婁增賁中謝恭惟皇帝
陛下誕敷醲化廣庇含靈齊七政以觀方叙四時
而成信凡有加綈之煥軫及外庭士均挾纊之温
敢忘盛德臣等拜恩華絮省已愧兢誓極指
軀庶將報國天地至大曲全生育之功松柏後
凋願固始終之節

白溝謝御筵奏狀

將命乘軺講憐懽而惟舊及疆授館蒙郊勞之

至優豐腆肴觴溥霑皂隸荷惠慈之加厚在
誠意以深銘

新城謝撫問表

候人在道方伸入境之儀使者傳言遽拜問行
之惠中謝竊以肅將國命敦結鄰歡屬寒律
之載嚴荷温辭之曲諭仰懷恩眷茅極感銘

中京謝皮裼表

候屆祁寒恩均盛服恭承存撫滋集欽銘中謝
切以誕節修儀軺車將命善言曲諭已均挾纊
之温厚意所加仍拜授衣之寵寘懷無斁叙感

奚彈

謝館宴奏狀

弭節修途捉車華館重沐示慈之貺益深將意
之隆仰荷眷私茅銘衷悃

謝簽賜酒食奏狀

征軒爰止旅次甫寧荐紓肴醴之霑仍厚饔
飧之品永惟刻荷莫究喻陳

謝王鑑奏狀

軺車將命夙致於鄰懽多物在庭特豐於賓鑑
仰祗恩禮深激悃悰

謝射弓御筵奏狀

息驂騑而就館夙被眷存講燕射以娛賓繼叨恩貺矧乏和容之善徒增拜賜之勤

謝餞送御筵奏狀

軺軒修好方成命以言還祖席優賓復寵行而垂眷感銘斯切敷叙奚殫

回燕京留守三幅書

恭持信幣甫屆陪都方修汗竹之儀特辱榮之貺竦欽謙揖徒切感銘

回中京留守赴筵書

修慶誕辰假途畿壤方駐巾車之役遽申酌醴之歡叙荷意勤永藏衷素

回諸州召赴筵書

肅將信幣方梶軺車敢圖主禮之勤特辱賓筵之名悚藏彌切敷述奚殫

回日謝中京留守召赴筵

講睦寶隣還經樂土特辱牋函之貺仍煩燕豆之陳重荷眷私倍增感悚

謝杭州蒲左丞啟

皓首爲郎愧無功而報國朱方守土據有請以

蒙恩消日莅官依仁爲幸恭以判府資政左丞
學深原本識究幾微四海元龜三朝舊德忠以
許國人無間言出鎮東南均休中外棠陰方茂
斯民惟恐於公歸槐位久虛品物願依於神化
某荷知有素託庇亡初支郡所拘不得親承于教
令輿人同欲其將再入於陶鈞

謝蒲左丞薦啓

伏蒙封章誤有論薦者竊以朝廷選士言取信
於大臣君子愛人才不遺於片善稱揚躐等
感仰悸衷伏念某賦性甚愚遭時無術雖預聞
於禮樂曾何補於邦家惟知固守於舊章詎敢
曲從於異論自慙寡陋公則譽其該通人笑闊
疎公則許其訂正昔依造化垂庇已深今託部
封辱知尤重茲蓋安撫判府左丞資政存誠仁
厚爲力寒微弗求備於一夫推博愛於多士經
營大厦國工無可棄之材旋斡洪鈞真宰無不
陶之器荷恩特達鏤骨深銘期勉力於後圖庶
不辜於先鑒

交代

叨被聖恩獲承府政夙敦事契益抃悃悰交代

某官臺閣元英朝廷碩哲久淹大用屢易名區
方此召還佇膺顯拜顧蒙成之甚幸愧代斲以
非工賴有餘風得爲來範聯登桂籍已均兄弟
之親交受竹符愈重子孫之好披瞻在邇跂望
尤深

賀無爲知郡

伏審消辰已諧視印恭惟慶慰某官世傳忠義
天禀賢明分宵旰之憂惟良共理爲生靈之福
易地皆然江民方切于去思須郡久歌於來暮五
月而報即聽政成一節即以趨佇聞君名某嚮風
有日拜德無階顧惟父母之邦幸陶餘化重計
廟堂之器難久外藩伏乞上爲朝廷精調寢膳

回賀王敏甫學士館職啟

竊審光被寵恩進膺華秩自聞成命彌切忭心
伏以圖籍秘藏上帝名之冊府賢能叢聚前古
謂之蓬山豈徒收較籍之勤蓋所重育材之地
文章翰墨得士爲多輔弼公卿由此其選時髦顯
擢輿論僉歸恭惟判院學士國器宏深天資
茂粹綵衣就養業詩禮以趨庭青雲致身角
英雄而入彀識高衆譽名重上知方挺秀於相門

再假途於儒館金匱石室雖千載之遺文鈿軸
牙籤傳一家之舊物經綸有素步武曷量固宜
自負以軒昂敢謂不遺於鄙賤連城至寶過僻
陋以暗投萬里亨衢知扶搖之遠到銘深肺腑
留示子孫

賀馮待制知楊州

伏審輟班近侍出鎮雄藩凡預庇庥伏增慶忭
恭以知府待制器深廊廟德粹圭璋分注上憂
暫從外補溥天之下搢紳推翰墨之師自涯以
南筭壽幄賜生靈之福佇聞節召入贊昌司其幸
以不才叨佐屬郡燕雀微羽棲大厦以在期荊棘
凋叢戴卿雲而有日伏乞上爲宗社精調寢興
瞻望旌麾下情無任欣躍之至

賀吳司諫館職

嚮審光奉寵書榮陞秘館伏惟慶慰某官修
誠端本造道資深擢自賢科任當諫列盡忠
補闕增帝衮之文章執節彈邪聳王朝之繩墨
聰明眷注中外樂趨會芸閣之掄才慶蓬山之
得路牙籤鈿軸緝唐室之遺經金馬石渠踵
漢儒之故事豈圖謙德先辱珎函曩屬居

憂久稽馳慶感悚之至併集所懷

賀歐陽樞密

嚮尚審光被制書榮陞樞府伏惟慶慰某聞宥密之職太平所基賢哲在官生靈受賜豈獨一時之福宜爲長世之休恭以樞密侍郎上台元精清廟重器文章道德素推天下之宗帷幄籌謀默贊聖人之治剸裁幾務協契輿僉將使朝廷無萬里之憂夷夏眼兩階之化三山僊路昔遊翰墨之林九重帝心今注詩書之將安危所繫中外具瞻永扶丕圖大庇群品

賀南京留守張端明

伏審抗章得請出鎮榮歸于朝廷則地重而寄優在閨門則意承而色順由聖賢之相遇致忠孝之兩全惟侍奉親闈燕安里社明珠還浦故都增川媚之輝靈鶴歸遼舊俗有羽飛之望上方眷求元老虛佇嘉謀行聞節名之嚴入被鼎司之拜用爲霖雨徧敷潤於邦家勿剪甘棠永垂陰於桑梓某夙承獎擢即預陶鈞趨覲未前具瞻尤切伏乞上爲宗社調護寢興

賀東宮待制

伏審光被寵書榮遷峻秩伏惟慶慰竊聞職清
內閣任重先朝必擇正人以副輿望恭以某官搢
紳繩墨主廊廟棟梁爰自春宮夙隆天眷商山
舊德漢皇之羽翼已成秦府功臣唐代之典章
取定即升台席大庇邦氓某屬在浙江叨乘使
傳未由趨慶伏重跂瞻

賀杭州蘇內翰

伏審抗章中禁得請名都竊惟慶慰恭以知府
內翰識究幾微學深原本忠義聳本朝之望文
章爲多士之宗四近未陪輿情攸鬱顧東南之
會府益茂棠陰采中外之公言願陞槐位五月
而報即俟政成一節以趨竚膺君召某荷知惟
舊瞻德有期跂望旌旄畢情無任欣忭之至

賀熊待制移金陵

伏審抗章王闕得請金陵竊惟慶慰恭以判府
鈐轄侍郎待制德重端朝忠純體國未陪四近
彌鬱群情顧六代之名區鄰三吳之舊境假途
紅幕欽婉畫之尚存移建碧幢寔坐筵壽之有賴
錦繡增榮於榆社封疆密接於棠陰即趨召
節之嚴難久偃藩之樂

上茹都官明堂圖書

某聞大禮廢非至聖莫之興大禮興非鉅賢莫之述明堂之禮其天下之大禮乎明以出政教幽以交神靈根萌于黃帝唐虞幹枝于夏商周華葉于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剪伐于五代蘇培於今天下前曰大禮廢非至聖莫之興者此之謂也然而朝廷林藪臣子億萬舉知大禮之興鮮能述所興之禮惟閤下既能知之又能述之作爲詩頌奏露天子若夫造化之工張列三辰羅布萬物以文飾天地未足狀其功也秋江夜濤春山曉雷浩浩轟轟犇震不絕未足狀其辭氣也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圜丘六奏感徹太極未足狀其音容也神仙之庭嶽瀆之藏阜積金玉淵聚珠貝未足狀其富學也是以聳動旒冕特詔褒寵外藏之于太史氏千萬載後爲世盛事前曰大禮興非鉅賢莫之述者此之謂也某襟衣塵埃聞見寡隘閤下辭學敢望之乎二者不敢有望於閤下於閤下之功固不敢有所望也然而心膽壯銳不甘無述故搜歷代明堂之制于經經不足以及乎傳傳不足以及于史其文雖

得其象莫見廼索文而求象據所象而爲圖圖成而其篇二十歷代之制敢謂十得其八九矣其有辭枝義失世所不從則略而不取其所以不自攙縮遠從山林敢投獻于門下者非徒然也欲乞閤下政餘賜覽損益差繆以足其心爾閤下不以寒賤爲卻而從之則異日國家建明堂訪古制某進所圖無復畏懾矣非獨爲寒賤之光抑亦使當世知閤下風化之致焉

上金陵知府書

傑無爲人以淮南方伯之召而客于楚聞南使過楚楚人有問之者曰爾不遠萬里將有獻於朝廷其何物邪使者曰炎海之濱有獸其神若兕匪兕若麚匪麚一角戴義四蹄履仁行以中矩遊而不群爲世之瑞命之曰麟楚人曰角之戴義義不足以尊尊蹄之履仁仁不足以親親行之中矩不足以世法遊之不羣不足以爲絶倫匪兕匪麚麚兕之鄰瑞之來何所補於吾俗瑞之隱何所損於吾民世之治亂在乎人孰謂繫於斯麟使者屈之默然而去士有於此少而窮仁義之原長而得仁義之道非仁義之行

不敢以行非仁義之言不敢以言不生於窮荒之地而生於中和之域不求知於獷俗而求知於大賢或遇其知而獻之朝廷則非獨使萬目之駭其必有補於世而不玷乎大賢之知雖不足以爲天下之瑞而亦無愧於是麟也願閤下少加意焉伏惟閤下富文老學天下宗師所黜所譽士林權鑑傑世族寒賤人所不顧今日之來不敢以諂言支說取瀆大君子敢以所聞獻於門下以俟進退

無爲集卷第十一

無爲集卷第十二

碑誌

故武信軍節度使謚康簡追封循國公神道碑

寶元二年秋七月辛丑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和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薨于秦邸之正寢上聞之震悼車駕臨奠親撫含衣斂哀慟久之慰恤諸孫恩禮加等贈武信軍節度使追封循國公特賜白金三千兩緡錢

一百五十萬絹五百疋命使監護及遣內省夫人
中貴卹治內外事用度悉出於官太常用一品
鹵簿儀衛以送喪物窆于奉先佛祠諸子號慕
過哀乞廬其側至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州某
縣某原禮也太常議謚以謂公質直重厚志尚
敦雅下賢趨善素履安夷和柔之德中外推挹
案謚法曰溫良好樂曰康平易不訾曰簡尚書
省集官考覆輿論爲允乃謚曰康簡易名之典
兼二法之美也公諱承慶字祐之初名承宗
宣祖皇帝之曾孫太師尚書令秦悼王諱某之

適長孫護國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高密郡慈惠
王諱某之適長子也公天資忠孝才藝超卓器
識宏遠信厚愷悌世以賢公子稱之雍熙中隨
侍高宏王出判濟州淳化二年奉宣補衙內指
揮使每入貢至京師　太宗必召至禁中詢訪州
郡風俗山水應對詳敏莫不稱旨因改今名乃
授西頭供奉官時濟州囹圄屢空監郡劉蒙叟
敷奏上喜顧左右曰承慶父子曉事盡心公家
因賜金箱玉弓二寶帶以寵之濟州舉人程文
應格者多高密王欲盡薦于朝有司以解額難

之王曰賢者太平嘉瑞文王以多士寧周薦賢
乃諸侯之職於是具奏盡數貢于春官至今濟
州薦送之數比旁郡爲優自高密王始也公與有
力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書曰
野無遺賢傳曰孝子成父之美公父子見之矣
真宗皇帝祥符四年扈蹕汾陰改東頭供奉官
七年改内殿崇班恭謝天地禮成加銀青光禄
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八年上
玉皇尊號加金紫光禄大夫改内殿承制天禧
元年合祭天地加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二

秋八月立皇子昇王爲皇太子授内園副使三
年南郊加檢校左散騎常侍進封開國子加食
邑三百户乾興元年二月皇帝御正陽門加
食邑三百户上因曲宴謂諸宗室曰汝等在先
朝所歷事節宜各盡所見奏聞公曰先朝事節
備于政要臣嘗扈從車駕封太山祀汾陰朝謁
陵寢幸亳社巡守澶淵以至大酺可謂盛事皆
所親見上曰更記内家甚事無所諱避切欲聞
也公曰容臣退而編録上進旬日具所見聞進
呈御札褒稱仍許非時上章公於朝政所補非

一而其藁不存於家其慎密如此傳曰古者造
辟而言詭辭而出公之謂也車駕幸後苑賞花
釣魚翌日宗室入謝上曰卿等賞釣樂乎衆曰
甚樂公獨曰臣憂一樂左右皆愕然失色上
曰大王何所憂曰臣昨日伏見御幄臨淵侍從
數百人側立危欄之上臣不敢不憂既而龍輿迴
轅賞花宴集上下同驩詠歌太平時當豐稔和
氣充塞臣不得不樂上顧近戚曰大王愛我如
此卿等可學即命取白羅扇御飛白書承慶祐
之四字以賜焉夫危樓船以忠諫漢史稱之寵

華袞以褒字魯史載之公有臨淵之憂帝有書
扇之賜忠以愛君褒以勸善君臣之道可謂盡
矣它日宣射上曰先朝多以卿爲神射今日期必
中鵠公曰臣實無能偶或有中公拜命發箭
雖不出正然皆不敢近鵠上知公之謙抑乃索
御箭連中鵠是時御雙箭處中央公雙箭在下
正上下相向端直如繩墨瞻者莫不歎仰帝甚
悅賜對衣金帶鞍轡馬各二詔書褒異之詩云
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易去勞謙君子有終吉公
得之矣　仁宗皇帝即位授内藏庫使加輕車都

尉封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户天聖三年恭謝
天地加上輕車都尉五年十一月南郊加護軍
食邑三百户七年九月朝廷敦叙昭武之裔優
推寵命以公乃 宣祖皇帝之曾孫秦王之裔長孫
高密郡王之適長子故特持節蔣州諸軍事蔣
州刺史八年南郊加上護軍進封開國公食邑三
百户明道元年改宮苑使檢校禮部尚書加柱
國二年三月東郊籍田加上柱國食實封一百
户是歲特授懷州刺史景祐元年公以足疾賜
告調治二年南郊遷和州團練使加食邑五百

户寶元元年南郊加食邑食實封二百户公養
疾六載聖睠益隆既宣太醫朝夕診療又時遣
内夫人至第撫問非常禮也 章獻明肅皇太后
臨朝時以公名下一字犯彭城郡王父名欲令改
易遣近侍諭之不從一日召於簾前宣問公
曰彭城王諱天下所共諱也臣不敢不諱彭城
王父諱非天下所共諱也臣不敢獨諱且臣名
先朝所賜安敢私易以諂上識者義之公生平
博覽墳典翰墨精妙以至樂律丹術仙録莫不
洞究尤善屬文嘗注易二十卷極天人性命之

理天子覽而嘉歎賜以金幣又著家訓三卷行
于世國朝以來宗室著述自公始也因　真宗違
豫公刺血書佛經以進高密王寢疾不脫冠帶
而養上聞之遣內人撫問厚賜以旌過人之行
及扶護先王喪葬汝州會天旱井涸公夜致
禱明日乃水泉涌出賜詔稱其誠孝之應經曰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於
公見之矣公享年三十有九夫人涇陽郡君乃中
書令和凝之孫也繼室永嘉郡太君虞氏皆
賢懿有輔佐君子之道子六人曰克　悟右班殿

直早世曰克繼贈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建國公曰克絢贈青州觀察使曰克孝今任
越州管內觀察使曰克肖贈右監門衛大將軍
曰克顧贈昭化軍節度使女十人封號不同各
歸顯族一早世一爲比丘尼孫幾人曾孫幾人任
某官公教子不以爵祿爲重而重乎忠孝不以
貨財爲傳而傳以經術是以　太宗朝諸王出
鎮藩郡以公父子爲才能　真宗訪政事公獻
忠言爲多　仁宗試文翰詔稱公子克孝秀出本支
英宗立宗學教育親族克孝首爲二宗師儒稱

薦而復中上科　神宗朝克孝著孝經傳上進賜
詔稱諭熈寧以來詔試宗室經術公孫叔敖叔豕
叔某叔某相繼登第元豐講行祀典擇宗子之無
過尤者躬執事于明堂宗廟是時循國子孫與
祭者爲最多議者以爲無是父則無是子無是
祖則無是孫予觀循國康簡公家訓三篇上篇
述祖考昭穆之序陳忠孝禮義之端集古人法
語以爲家世之傳中篇篤勵學問慎終言行重
道義而輕富貴下篇言所慎在乎九思正心以正
身正身以正家仁而尊賢恕以及物具善不
善之積明德不德之効于今子孫不忘其訓然
後知義方之教澤流之遠何時而有窮已哉葬
後四十年公子欲以公之善美昭示來世乃具行實
請文以立碑于隧道銘曰
烏戲循國　宗室之英　忠孝仁厚　愷悌信誠
博學多能　秉彝典經　左右先王　政肅刑清
進賢報國　邦義以寧　錫以寶帶　父子寵榮
諫章慎密　聖主從繩　勞謙終吉　射不出正
天旱井涸　葬親汝城　精禱泉湧　感於神明
天子聞之　詔褒以旌　曰康曰簡　懿哉易名

治家訓言　載之簡編　貽于後昆　忠孝之源
公子公孫　世其稱賢　寵祿令問　傳無窮年
故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沈公神道碑
沈氏之先出于周文王之子聃季食采於沈因而
命氏漢光祿勲戎徙居會稽之烏程後改烏程
爲吳興郡故沈氏以吳興爲望由漢以來世爲
右族宋有慶之梁有休文至唐潤州司兵參軍
岌生愉爲懷州都團練判官愉生偃爲同州馮
翊尉偃生師舉爲太常協律郎師舉生籍爲衢
州常山令諱籍即公之高祖考越州剡縣丞諱
德饒公曾祖考也海州胞且令諱仁諒公祖考
也贈工部尚書諱平公列考也太夫人胡氏封
安定郡太君自朐山令徙居歷陽令爲歷陽人
源流深遠慶德相承篤生良臣器識宏博公諱
立字立之少孤力學事母至孝鞠育諸弟率以
懿行鄉閭耆艾推以爲法文詞敏贍場屋有時
名天聖中登進士第歷任桐城尉畿縣主簿知
績溪洪雅二縣通判壽州益州知池州杭州越州
江寧府宣州滄州入爲三司户部鹽鐵判官
判都水監知審官西院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兩

浙京西河北都轉運使充江淮兩浙荆湖六路都大制置發運使提舉商胡埽提舉崇禧觀以老焉由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歷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兵部郎中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公自初仕已能夙夜勤職廉美我自持孜孜民事以報國家故所至郡縣爲部使者皆以才稱公尉桐城盜不入境主畿内簿吏不敢欺治小邑皆興學舍在商胡采擠大河事迹古今利病曰河防通議世之治河者取以爲據嘗遇蘇湖大水民多艱食公爲發倉廩出餘財選擇部吏分主賑貸時諸縣有率大姓出粟爲助者公曰官廩充物烏用擾民悉還給之若積粟之家能自貸借下户者候其豐豈歲官爲理償民以爲便存活甚衆初領朔方漕陛辭曰　英宗皇帝曰知卿用心公家故召卿經畫邊事慎勿張皇公遍歷邊郡經度處置人不以爲疑蓋能承上意也公總外計舊號冗劇施設皆有條理於是綱吏絶僥倖之望疲兵無凍餒之苦金帛豐羨倉廩充溢天子聞而嘉之因奏計上從容慰諭云知卿素有才力更宜爲

朕用心及存問家屬諸屬子次弟續遣中使賜中金二百兩以優其勞鎮金陵日上曰以卿清慎公懃故以重地委卿問所藏書令進所編名山都水記三百卷并家藏書目乃賜詔書敦奬公爲北朝正旦國信使是歲契丹行冊禮遣儐介曰能同虜中百官之服則入見不爾當叙班門外公正色曰遠銜君命以通兩國之好安可門外見耶頃者逕北使到闕會本朝元會之禮亦未嘗命北使易衣冠常禮不可遽易虜人無以荅遂以常服入焉使還賜金紫旌其不辱

命也公嘗撰茶法易覽具述茶之利害于今著以爲令熙寧二年嘗轉對力言邪正治亂之道語甚切直識者知其所存公事三朝白首一節生平樂經史手不釋卷自奉甚約其稍廩之餘皆供紙扎之費故藏書埒於内府累降中書就其第傳録以補官書之闕自元獻晏公而下卿士大夫有歌詩序記百餘篇以美其喜茹尚既退歸歷陽嘗曰吾起家寒素仕宦至兩省藏書三萬卷以遺子孫年餘七十而支體康寧是無一不如意也唯日與賓朋詩酒爲樂所著名山都

水記茶法易覽河防通議鹽筴總類賢牧傳
稽正辨訛香譜錦譜洎文集共四百卷公治家有
法度教子有義方故内外雍肅諸子篤學所至
有能聲皆其善教之致也娶夫人吴氏封濮陽
郡君繼娶夫人董氏封仁壽郡君男六人長安
國次安民早卒次安道次安上次安節次安禮
女四人長適進士朱延之次適宣州旌德縣尉
曲師德次適秘書丞裴維甫次適濠州司法丁源
並早卒孫男十四人慶孫壽孫孝孫並試將作
監主簿餘尚幼孫女三人公既薨樞密直學士

錢公為銘以納於壙中其後鄉人耆舊懷公之德
過公墓下則肅然致敬其孫請予文以書於碑
其銘曰

沈氏之原　濬于吴興　會稽東陽　令聞繼承
逮于朐山　政肅典刑　德積慶餘　我公以生
起家文儒　策科帝廷　筮仕甸畿　夙夜靡寧
宰牧觀風　若權在衡　進秩侍從　始終不傾
會計外内　轉輸富盈　孝友于家　接物信誠
利在邦國　愛均編氓　典領都水　濬治有經
民乃奠居　以耨以耕　審官進賢　公哉黜陟

奉幣出疆　燁燁旌旌　華服不易　憲度是憑
不辱君命　正色虜廷　書載史官　炳然丹青
功成願歸　請符金陵　天子曰嘻　詔其屢登
昌言啓沃　袞章其榮　惠浹政行　鎮移宣城
囊封乞身　掛冠林坰　天子念勞　嗟其頹齡
俾奉琳宮　燕閒紫清　歸老歷陽　錦繡耀榮
稚耋驩呼　豆觴出迎　公還舊廬　樂康且寧
書三萬卷　充屋架楹　以示子孫　不傳金籯
壽乎有窮　不朽者名　民懷其德　烹牲薦馨
道左豐碑　信辭是銘

故通議大夫慎公墓誌銘

公諱暠字仲素世爲吳越著姓後居三衢曾祖
諱知禮工部侍郎贈左僕射祖諱從吉給事中
贈工部尚書父諱鈞大理寺丞贈尚書屯田員
外郎尚書娶錢氏忠懿王之女公其長子也初
命試秘書省校書郎遷國子監主簿太常寺奉
禮郎詣闕上書賜五品服歷衛尉光祿大理殿
中丞國子博士入省爲庫部水部司門員外郎遷
三部郎中知竇州通判邵州擢知楚州海州以
嘉祐四年夏四月戊子終於山陽享年六十

有三至七年秋八月歸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蘇
封之先塋夫人馮氏先公而終銘以祔焉公初守
竇竇素無兵備交趾蠻僚數百人暴至城下
城中擾擾計無所出公曰賊勢方銳守與戰皆不可
因設疑兵被甲持滿傳呼開城門金鼓大作賊望
風遁去使者上章稱之賜金紫邵有谿洞酋首
龔行詳者恃險恣暴前後吏莫能禁公通守是郡
命捕以戮內外畏服公廉正自持不妄喜怒其貌
甚溫臨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守山陽以母
喪去官富人有以重幣爲賻者公曰吾家以清

白相傳急持去無汙我仕宦四十年及終無負郭
之田環堵之室以遺其子孫人以爲難樞密田
公況內相王公洙知公甚深以爲其才可備臺室
省力言于朝其後名臣交章薦舉自二公始也
子男三人宗傑見任朝奉大夫才識公廉有家
世之風自升朝累贈公至通議大夫宗道宗誨
有學行皆早世女子四人皆出適孫瓛太廟齋
郎修潔有文獻早世大夫以銘是託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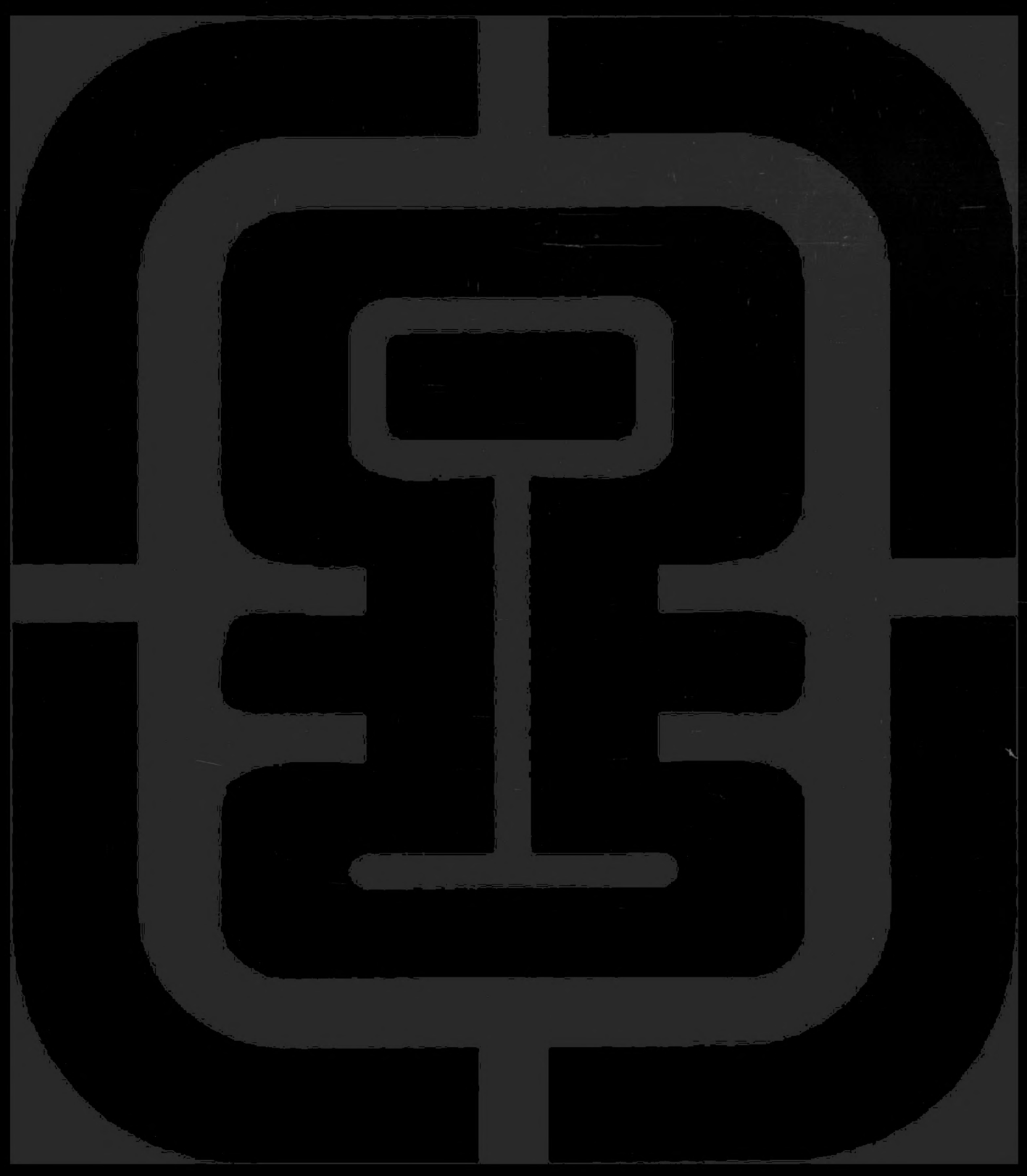
慎氏之源發東陽　三衢分秀派益長
祖禰顯仕煒有光　通議入省爲名郎

應機破賊保土疆　屏惡扶善稱循良
傳家清白著義方　子孫承繼百世昌
故通直郎簽書商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謝君墓誌銘
君諱季康字和卿其先河朔人世力田高祖諱
鳧始以儒學自立晉開運中明經中第至周任
瀛州錄事叅軍贈國子博士曾祖諱成之皇朝
任屯田員外郎贈主客郎中祖諱師顏都官員
外郎贈吏部尚書父諱曄朝議大夫三世皆進
士及第自主客游宦京師寓居潁昌之陽翟後
爲陽翟令宋元憲景文文章學術爲天下宗師
女弟臨洺君博學能文賢而有識君之母也知其
子可以託門户臨終以屬舅氏元憲元憲亦素
愛君孝友介潔每謂人曰真吾甥也及在政
府奏授秘書省正字非所好也與其兄公儀熈序
益勤于學偕有聞于時久之調徐州司户叅軍
海州司法叅軍君爲掾常以法自持未嘗少
屈於權貴聞者危之而志不可奪用薦者移朐
山令丁繼母陳夫人憂執喪盡禮服除授西平
令通山令改大理丞監大名府經城酒稅會官

制行遷通直郎簽書商州判官廳公事時朝議
高年君願解官就養朝議固止之君不忍去膝
下遲遲其行究丘太守周革謂君曰尊君年雖
高而康強過人君家貧族衆當勉力從仕以承
親意安可衣食於親以就養乎君不得已而之
官及親有疾即解職歸謁未報聞訃至僚友知
君之貧有以資其行者君力拒不受奔喪哭不
絕聲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既克葬後三日而卒
即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君
幼而好學弱不好弄行已清直事親孝恭朋

友尚信莅官守正不爲勢屈命雖數奇未嘗
諂以事上家雖甚窶未嘗躁而有求故所至有
令聞朝廷大臣如太師潞國文公翰林侍讀學
士劉公樞密直學士陳公皆深知君之所存前丁
其弟文瓘夢君綵服簪紳曳履袖文書以告之
曰予平昔之事汝其爲我著之逮旦君逝矣娶
劉氏屯田員外郎昇之女有子五人長曰收中進
士甲科河南府推官次早夭次敭次攽次敷皆
力學遵義方之訓女二人長適渭州華亭縣
丞劉逢明次適進士方增孫男一人以元祐八年

四月二十四日卜葬于汝州郟城縣安良原先塋之次禮也吾友太中大夫致仕宋盈祖乃能道君所存求予爲銘銘曰

行過乎恭　喪過乎哀　觀而知仁　斯賢人哉

無爲集卷第十二